■責任編輯：陳敏娜 2015年9月23日(星期三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生活語絲 吳康民

可愛的樹熊

香港海洋公園的動物展覽「澳洲歷奇」開幕，展出澳洲特產的樹熊，吸引許多觀眾前往。由於公園的樹熊數目少，所以不設公眾抱樹熊環節。

樹熊是一種可愛而和平的動物，樣子已十分可愛。抱起一隻樹熊，牠會像一個嬰兒般地依偎在你的懷抱裡。我多年前去澳洲旅行時，就曾抱過一隻樹熊，就像我的小孫子出生不久被我抱着一樣。

在泰國的動物園也抱過小老虎，但是老虎是野獸，總是對牠有着戒心，只是為了拍一張「與虎同在」的照片，卻沒有溫馨的感覺。

報載澳洲因為樹熊繁殖太快，因而曾被有關方面進行大屠殺。看到這條消息，真不知「獸」間何世！

澳洲人真夠野蠻，它獨有的袋鼠和樹熊，因為太多，袋鼠被屠殺吃肉，樹熊被屠殺消滅。世界保護動物組織，為何並不發聲譴責？

袋鼠和樹熊來到香港，就像從地獄到了天堂。海洋公園的澳洲歷奇展館，集中展出的便是樹熊、袋鼠和笑翠鳥。展館利用環境控制系統，調節溫度和濕度，並模仿澳洲的四季氣候，讓動物有舒適的環境。

樹熊是一種懶洋洋的動物，據說每天要睡二十個小時。那不是一如唐朝詩人白居易形容的楊貴妃那樣，「春宵苦短日高起」、「三千寵愛在一身」？

澳洲為什麼要屠殺樹熊，要吃袋鼠肉？原因是繁殖太快。既然是澳洲特產，何不設法向外推銷？我不知道樹熊是否能成為家庭寵物，如果是，牠應該成為貓狗之外，備受歡迎的第三者了。

在報上常常見到搶救非洲受戰禍和飢餓煎熬兒童的廣告。人類應有同情心，這是應該的。但世界的保護動物團體，應該譴責澳洲屠殺樹熊的罪行。同時，香港海洋公園也可以多養幾十隻樹熊，略盡綿力，搶救若干樹熊的生命。

天言知玄 楊天命

楊振寧談《易經》

楊振寧這個名字，至少會令大家想起兩件事：他是榮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物理學家；在他八十二歲時，娶了一位二十八歲的太太，成就年齡相差五十四歲的忘年戀。

大家未必知道，這位物理學家曾發表對《易經》的看法。楊先生不是玄學家，分析角度自然與天命不同，但我們不妨一看。

楊先生在文中探討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萌生的原因。他認為有兩個原因和《易經》有關，這兩點就是《易經》的「天人合一」觀念，以及歸納式思維。人世有人世的規律，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規律，「天人合一」會把人和自然界的規律混為一談，違背近代科學的精神。除此之外，中國人習慣歸納思考問題，求整體「意象」，少用嚴密的層層邏輯推理，這也令中國難以成為近代科學的溫床。

儘管楊先生早在文中指出，自己志在分享見解，絕無任何攻擊的意味，但文章公開後，仍然引來不少批評。人們質疑他貶低中國傳統文化，更有人直接以「楊振寧說《易經》是偽科學」為題，大做文章。

天命認為，無論贊成或反對，首先都應該熟讀文本，才有針對楊先生的發言權。楊先生沒有詳細介紹術數，當中亦有許多是其「看法」，並非實證。但他立足文化、科學，至少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新的思考角度。至於贊成與否，任憑看官自行定奪。

不妨一提，楊先生此舉，亦打破「只有玄學家才會讀《易經》」的慣性思維。其實任何領域的人士，都可以閱讀《易經》，必能獲得值得閣下參透的道理。天命身邊有不少從商、從醫的朋友，早就從中得到古人智慧的滋潤，體會到豁然開朗的滋味。

琴台客聚 彥火

靈根自植的一瓣心香

四川作協最近舉辦一次「名家看四川．兩岸三地名家」論壇，要我參加。

近期公私兩忙，多次婉謝，與四川作協主席阿來是老朋友，多次邀請，誠意拳拳，拗不過他，還是硬着頭皮去一趟。

這次活動，除了「兩岸三地名家」論壇外，還有參觀樂山大佛和登峨眉金頂。

我告訴主辦機構，樂山大佛及峨眉金頂，我於二零零四年陪金庸赴四川時已參觀過，今次只參加論壇。

論壇的主題是：「接通中華文脈，建構漢語文學精神」。

阿來主席在致辭中，談到傳承中華文化文脈，不要嚷空口號，要求切實做到知行合一。

我十分認同他的看法。

以下是我的發言：

這次峰會主題「接通中華文脈，建構漢語文學精神」，題目很大，涵蓋面很廣，相信要在很短暫的時間，作一個較深徹的交流和探研，是不可能的。我寧願相信這是一個開始，一個序幕。

回應阿來「知行合一」的講話，我想談一個具體事例。

最近我去了一趟馬來西亞的檳城——檳城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華人，主要是閩南人。

一位土生土長的年輕導遊阿滿說，當她第一次踏足中國的時候，讓她感到驚訝的是，她感受不到中國傳統文化，反而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中，洋溢着濃厚的中國文化。

所以她下了一個結論說，馬來西亞比中國更中國。

她說，小時候爸爸每天凌晨三點到橡膠園收集橡膠，天亮騎四十五分鐘電單車送她到華文學校讀書，然後趕返家打理雜務，待她放學又趕去接她回家。

每天來回往返接送起碼要花兩個多小時，風雨不改，這樣的勞碌奔波只希望她學懂中文。

其實海外的華人，他們對中華文化的傳承是身體力行。

當我跑到海外，特別是東南亞，到處都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和傳承。

譬如中國的很多傳統節日，在中國已淡忘或式微了，但在東南亞地區的華人卻默默地守護着。

逢年過節，寺廟裡香火鼎盛，到處張燈結綵，華人相逢相聚，善頌善禱，是中國古民風在異域開花結果的景象。

五年前，我策劃了一套五十位作家的「世界當代華文文學精讀文庫」，贊助者是新加坡青年書局的老闆。

我想說的是，如果談到中華文化的傳承，內地以外的華人建立不朽功勞。

金庸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，怕中華文化遭到毀滅，爲了傳承中華文化的薪火，他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創辦了《明報月刊》，自己擔任主編。

《明報月刊》迄今已有四十九年歷史，明年是五十周年，是海內外最悠久的綜合性文化雜誌。

提到建構「漢語文學」，上世紀九十年代購買了明報集團的大馬華商張曉卿先生，近十多年來，在大馬設立「花蹤文學獎」，提倡華文創作，近年馬華文學異軍突起，造就了一批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華文作家，如黎紫書、張貴興等。

最後，我想引用香港已逝的文化大師唐君毅教授的一句話：「中華文化不論在內地或是在海外，都面對花果飄零的困境，然而有心人憑藉一瓣心香，依然創造了靈根自植的機會。」

讓我們共同努力吧！

百家廊 陳曉鳳

入託記

不知不覺，我的外孫已經三歲，該進幼兒園了，可一打聽，今年幼兒園可不是好上的。三年前大家湊熱鬧生孩子，今年龍寶寶入託就大大地扎了堆兒。

中國人講究先來先得，報名要趕早！女兒這麼說。於是早在寶寶一歲多時，我和親家都分別在各自居住小區的幼兒園給寶寶報了名。親家住的是一個新建小區，買房時開發商信誓旦旦地承諾：幼兒園、小學、中學「一條龍」，業主家的孩子都能入園。

我住的是老小區，小區裡有一所公立幼兒園。年年名額緊張，龍年就更甭提了。二千多戶人家的小區，只有一個能容二百個孩子的幼兒園，能不緊張嗎？緊張了就拚「條件」。頭一條就是孩子戶口必須在小區，我的外孫戶口恰恰不在小區。

本來把希望寄託在親家，可親家小區入託之事先泡湯了。原因很簡單，開發商當初的承諾沒實現。那個在建的幼兒園，遲遲通不過有關部門驗收。着急的業主們在小區裡打出橫幅抗議，依然無結果。

只好我這邊「死馬當活馬治」，碰運氣。五一節剛過，就趕緊跑去諮詢。幼兒園在小區中間，天藍色的樓房清新可愛。院裡有很多幼兒遊樂設施，每天都有入託孩子快樂地在那兒玩耍，一派祥和。門口掛着「標杆文明單位」、「國家一級園」等等牌子，挺招人的。保安隔着防盜門矜持地說：「報名上網，以前報了名都不算了！」

趕緊上網報名。報名表格特別細，要填寫小區房產所有人姓名、父母工作單位、戶籍所在地等。按照招收條件，孩子戶口不在小區、小區房產非孩子父母所有，都是「硬傷」。外孫戶口沒有轉來，而是落在東城區婆婆家，因為那兒附近有個市重點小學。而房產證上，又是我的名字。

一打聽，小區公立園今年收一百個孩子，報名的有六百人！我着急地想，難道外孫就沒幼兒園可上了？三歲還在家看，還不慣壞了？急中想到託人，幾層關係才託到街道主任那兒。主任無奈地說：「網上報名公開透明，後門走不了。」戶口不在小區的孩子，根本不可能錄取。為了入託，教委門前都有好些家長打橫幅示威了！誰也不敢走後門。

女兒小時上幼兒園就難，是託了親戚買了蛋糕去所長家拜訪才上了的。三十年過去了，沒想到外孫入託更難！三十年前很多單位都有自辦幼兒園，女兒兩歲前上的就是我單位的幼兒園，三歲後才轉到社會幼兒園的。企業不再「辦社會」後，單位幼兒園都關門了，社會公立園的數量卻沒增加多少，孩子入託怎不難上加難！

幼兒園的報名與錄取之間隔一個多月時間。為了爭取希望，我和女兒便一下報了十來間幼兒園：包括我住小區附近新辦的一家民營幼兒園，女兒住處的八個公立幼兒園，以及外孫戶口所在地的一個公立幼兒園。

小區附近私立園，師資和園內環境都不錯，就是價格比公立園貴三倍，每月三千五百元人民幣。至於外孫戶口所在地的那所幼兒園，雖然是條件不錯的公立園，但接送非常不方便，要跨兩個區，倒幾趟公交車。而且那家園也是供需嚴重失衡，收一百個孩子，有八九百孩子報名，很快就得知，外孫又落選了。原因是人家優先錄取少數民族孩子。外孫偏是漢族，雖然有戶口在當地，也沒有「優先」上。

接着，又有好幾個報了名的公立園，因為名額有限把外孫置之門外。女兒所住地區雖然幼兒園資源比較多，可人口更密，眾多小龍子擠極少的入園名額，外孫同樣無希望。五六月，就在奔波報名中過去了。

其實，也不是所有符合條件的孩子都能上小區公立園，還要拚其他條件、關係遠近、是否上了親子班等。很多適齡幼兒早在年初時就接到通知，要求上親子班才能入託。親子班是小區公立園辦的，價格是一萬二千元，每周家長陪着上半天，時間是半年。說白了，就是即使孩子符合條件，也得先交一萬二千元變相贊助費才會被錄取。

上幼兒園交一萬多元贊助費還不算「黑」。一位歌友的孫子要上一家事業單位幼兒園，要求先交三萬元贊助費，然後再交一萬二千元上親子班半年，才能入託。還沒上幼兒園，四萬多元已經花出去了。歌友說，那也值。畢竟公立園每月費用才一千多元，交了贊助費，三年下來還是比上私立園省了三萬多！有些保留下來的事業單位幼兒園，社會孩子入託費比民營幼兒園更貴，每月近四千元！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，根本入不起託。我女兒二零零零年上大學時，每年學費才四千五百元。

這麼一折騰，公立園外孫是上不成了。我乾脆給外孫報了小區附近那家私立園，貴就貴點兒吧，孩子得有地方去吧？入園前帶外孫去指定醫院體檢，講了清晨不能喝奶的原因，他就乖乖地空腹去了醫院。抽血、化驗，忙了一上午，抽血時孩子也咬牙一聲沒吭，還不滿三歲的他，似乎也明白了人世艱辛。

體檢、買統一的被褥書包，辦下全部手續花了近五千元。好在，這家私立園的條件不錯，起碼態度很好，比公立園要好得多。怕九月一日開學後這家園也學位緊缺，就提前讓外孫入園了，名曰「佔坑」。公立園放的暑假，私立園是沒有的，這是私立園極大的優勢。算下來，私立園三年要十來萬元，可是不需交贊助費，不需要走關係，體檢合格，交錢就行了。

外孫入託後的一天，女兒意外接到東城那家公立園的電話，問孩子入託有着落沒？要是還沒有，可以先去那園入半天班。後來一打聽，那園的床位有限又想賺錢，就想辦半天班。有些半天班的家長已到處託關係，想通過贊助進入整託。聽女兒說孩子已經入託了，那家公立園的老師，在電話中有點兒失望地「哦」了一聲。

為了天天能看到孩子，女兒打算把孩子接到身邊，便在家附近找到一家價格相對合理的私立園。面試後，人家對外孫很滿意。因幼兒園對體檢報告互相不認，外孫又一次去體檢。為了入託，短短兩個月外孫體檢兩次、抽血兩次。好在，終於進了一家還算滿意的幼兒園。

公立幼兒園資源奇缺，民營幼兒園發展又得不到鼓勵，所以才讓入託如此之難！

■家長帶小孩找幼兒園。 資料圖片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月到中秋人未圓

月到中秋，又是國人舉家團圓的大日子。論起來，傳統節日的精神內核，都是同一個目的：團圓。春節要團圓，一家子圍爐而坐，烹牛宰羊吃餃子。元宵要團圓，一碗湯圓，幾根薑絲，熱熱地嚥下去的，還是團聚的味道。春暖花開了，鶯飛草長雜樹生花，一家人提着食盒踏青郊外，祭奠先祖，重溫的仍是家族血脈裡的濃稠。五月端陽，艾香裊裊，以紀念屈原老夫子為名，全家人齊聚喝雄黃酒、吃粽子。轉眼七夕了，隔河對望的牛郎織女，便可以名正言順地踩着花喜鵲的頭，開始花好月圓了。

以前的人，受制於交通工具，遷徙流動距離有限，常常一座宅子，就住了好幾代人，但仍視闔家團聚，為人生最為祈盼的願景。其中，固然有宗法家族制度的深遠影響，更多時候，還是對人生圓滿、家庭和美的殷切追求。而現在在一個地方出生長大，在另外一個地方唸大學受教育，再擇一個城市工作生活，養兒育女，自己新組建的家庭，往往和父母留守的原生家庭，分隔千里。

血親骨肉尚且如此，於異姓朋友輩而言更是淡漠空前。少年的朋友，在通往大學的路口已經永別；大學的同學，各奔前程的時候分道揚鑣；工作之後，從一家公司換到另外一家公司，朝夕相處親密無間的同事，很快又在記憶裡沾滿灰塵。高鐵遍地，航班密集，網絡通達，團圓卻反倒更為不易。人說世事常寥落，想起來，其實都是一肚子的無可奈何花落去。

以前讀書，讀到《廖承志致蔣經國先生信》時，不僅被行文中撲面的古風和溫潤的詞句所吸引，尤為羨慕的，是信中的世交之情：「世交深情，於公於私，理當進言，敬希詮察。」

廖蔣兩家淵源深厚。廖承志的父親廖仲愷，和蔣經國的父親蔣中正，同是中山先生麾下幹將，就職黃埔軍校時，廖仲愷是黨代表，蔣介石則出任校長，志同道合的情誼，比旁人更為親厚。二人幼承庭訓，不僅兒時便相識交好，長大後又一起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，幼時的總角之交，延續成同窗好友。

廖蔣兩代人，雖說之後因為各自選擇的政治道路迥異，從而被一灣海峽所阻擋。但當二人都年逾古稀之時，為了國家完整，廖承志摒棄前嫌，提起筆來主動寫信給主政台灣的蔣經國，勸其「依時順勢，負起歷史責任，毅然和談，達成國家統一」。蔣雖未親自回覆，但不足一月之後，台灣方面便發表了《宋美齡致廖承志公開信》。信中，宋美齡以長輩口吻，娓娓道來廖蔣兩家的世交淵源。民族大義面前橫陳着的巨大政見鴻溝，便被這看似藕斷絲連的世交私誼，若有若無的銜連了起來。

五年之後，蔣經國宣佈開放台灣民眾到內地探親，被淺淺一灣台灣海峽隔絕了近四十年的兩岸民眾，終於重新團聚。還記得很多年前，我小學同學的伯父，在中秋節前一天，第一次從台灣回到家鄉時，鄰居的老人問了他一句「羅家娃，你咋走了這麼長時間都不回來」，這個幾十年沒有聽過鄉音的國民黨老兵居然一下呆住了，眼淚頓時像開了閘的洪水，瞬間就淹沒了臉上的溝壑。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祖兒 克勤開騷考EQ

容祖兒和李克勤再度攜手紅館開騷，門券搶手，火速售罄，內部認購也不保證有飛。兩人合作無間，歌精舞勁，當中出現了兩個小意外，他們的回應跟他們的演出同樣精彩。

第四晚表演出現小意外，克勤獻唱《痛愛》時，險掉落台底，當時他邊唱邊行到升降台附近，升降台竟突然下降，幸好克勤反應敏捷，立即扭動身體取回平衡，現場觀眾目睹經過，都替他抹一把汗，若然他反應不及，定必受傷，克勤在完騷後很坦白地憶述：「我承認當時心裡面有句粗話。」

欣賞克勤的坦白，他大可不必透露「心裡面有句粗話」，但這是男人的正常反應。他愛踢足球，球員在球場上、球迷在觀眾席上，經常會爆出粗話，克勤的坦白很男人，也很市井，反而增加了親切感，同時亦反映他並非走偶像路線，而是實力派。

到了第六場，花生焦點轉到祖兒身上，祖兒與男舞蹈員跳舞後，台上出現一個白色疑似Nu Bra（無帶胸圍）的物體，之後被工作人員執走。有目擊的觀眾拍下照片發給傳媒，還道當時只有祖兒一個在台上，她行過之後就見到該物體，憑目測應是祖兒跌出來的云云。

祖兒否認自己飛Bra的說法更為精彩，不惜自爆為換衫方便，開騷不會戴胸圍，尤其獨唱環節，肯定沒戴，還幽默地說：「我明明在唱《飛花》，為何無端端變了飛Bra。」順便宣傳一下自己的歌，又懂得自嘲：「那個疑似物體好像很大，我哪有這麼大？人人都知我冇身材。」答案可愛，娛樂值高，有見報價值，記者又不好意思再追問，亦盡顯祖兒的真性情、高EQ。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兄與弟

常說長子照書養，次子跟豬養，我們的經驗卻是次子幸福多了。

首先，當然是我們吸收了照顧大兒子的經驗，其次也是我們在大兒子出世後才具體地找到更多健康之道。

次子最大分別是沒有接種疫苗。由於本身我們也會去看中醫師清針毒，不打針，也即是連清毒的程序也可省卻了。長子比次子服更多中藥，首半年因為注射疫苗頻密，於是煲藥也不停手，實在是苦了全家。小兒子不用經歷打針吃藥，童年的確較為快樂，十一個月大已走得穩，十四個月大已出十六隻牙，也不容易吵鬧，我們覺得一眨眼他便一歲半了。

另外，就是因為學了小兒按摩、順勢療法和精油，小兒子的健康之路也較多依傍。未成氣候的小問題，媽媽都應付到。他煩躁的日子按摩太沖穴，出牙紅腫則服順勢療劑，跌倒或蚊咬用薰衣草油，可謂解決了生活上的不少問題。

小兒子也是較遲才讓他吃肉，曾聽中醫說過：剪碎的食物跟自己咬碎的不同，吞到不代表可以消化；而且又聽另一中醫說：動物是出了犬齒後才斷奶吃肉，於是我們便讓小兒子出齊四隻犬齒後才餵肉。他的腸胃好像也比哥哥好，吃錯什麼就會肚瀉幾次，自行適當排毒，不會像哥哥般出紅疹，可以不藥且極快痊癒。

除此之外，小兒子也很早接觸各類玩具，小肌肉及大肌肉也有相當訓練。大兒子一歲前，我們沒有給他太多玩具，也因為未盡適應，沒有餘暇去想清楚讓他玩什麼好。小兒子則從小就學哥哥玩汽車，小小的手指很早就會推動小車，而且很早也跟隨哥哥看書，未懂說話已懂各類交通工具的名字。真是個幸福的小人兒！

大兒子還有另一吃虧之處，就是太少玩三歲應該試的玩具——火車路軌會遭弟弟破壞、畫布又給弟弟撕爛、泥膠又怕弟弟放進口裡，結果爸媽太累時，沒好氣適當分配二人玩物時，都會放棄以上玩具。哥哥也少有時間好好「霸佔」爸媽，去學習自己想做的東西。

不過，哥哥有了弟弟，同時也學懂了分享，以及教弟弟做不同的日常家事，如丟垃圾和執拾玩物，所以也算換來另類學習經驗吧！